

北京大學

1976

毛主席语录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七六年 第一期

目 录

词二首.....毛泽东 (3)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回击右倾翻案风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5)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梁 效 (13)

从右倾翻案风看走资派还在走.....清华大学 吴炜煜等 (19)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谈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大辩论

.....郑 群 (24)

当前学校的主要矛盾是“缺少文化”吗

.....辽宁大学历史系七五年度大批判组 (27)

右倾翻案风要搞现代化，还是要复辟

.....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自三(1)班 (31)

科研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理论组 (33)

继续批孔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再论孔丘其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37)

林彪与《水浒》.....梁 效 (41)

文 艺 评 论

继续革命的号角 反修防修的檄文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的体会

.....闻 军 (47)

《红楼梦》与封建末世的思想斗争.....柏 青 (54)

读 一 点 历 史

社会发展简史(下).....北京汽车制造厂《社会发展简史》编写组 (64)
北京大学历史系

第四章 资本主义社会..... (64)

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79)

词 二 首

毛泽东

水 调 歌 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人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念 奴 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借问君去何方？

（原载《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许多新的重大成就，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及其晶体结构的测定等一系列新成果，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迈向新的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前一时期的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也不愿说清楚的。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

—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各条战线的根本任务，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贯彻执行。然而，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把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对科学技术专政，这和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工厂、农村，说成是对机器、粮食实行专政一样的荒谬。在这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用最低劣的捏造事实的方法，“把显然愚蠢的愚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正是当年叛徒考茨基所玩弄的把戏。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和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

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抓在资本家手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应当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而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

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

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 and 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对“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

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拚命要把他们往回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

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

明才智不断迸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棉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

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梁 效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总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对当前右倾翻案风中那种所谓“以三项指示为纲”，极力否认、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是个有力的批判。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航程，是我们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揭示的这一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根源。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了把社会推向前进，无产阶级就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就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资产阶级是旧的生产关系与旧的上层建筑的代表，他们为了反对社会进步，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就要竭力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阶级的斗争是激烈的、尖锐的，这种斗争的实质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从而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资产阶级则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梦想复辟已失去的天堂。

社会主义社会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而且，还表现在无产阶级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尖锐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

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列宁在这里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特点。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旦产生出来，为了扩展其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取得的利益，必然和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互相勾结起来，向无产阶级进攻。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往往采取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寻找代理人的策略。他们十分清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由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比他们亲自出马好得多。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这些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主要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往往利用已窃取的一部分权力，篡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散布机会主义的谬论，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压制新生力量，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披着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社会基础是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只要这些敌对阶级还存在，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我们和走资派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革命的红旗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纲和目之间的关系。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纲和目的关系，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许多矛盾，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

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则是其中的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正确处理其他一切矛盾，做好其他一切工作，而不致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由于党的基本路线是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而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都必须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并为它服务。“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安定团结必须建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则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会改变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如果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只注意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抓目丢纲，以目代纲，把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毛主席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在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经济、业务与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有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经过政治斗争，才能得到实现和巩固。业务和技术工作也有一个为谁服务，以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狠抓阶级斗争，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业务、技术工作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用政治来统帅经济，统帅一切工作。

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那种所谓安定团结是“纲”，发展国民经济是“纲”，搞什么整顿也是“纲”，如此等等，这也是纲，那也是纲的“多纲论”，就是折中主义的诡辩论。这种怪论，表面上貌似“全面”，实际上是纲目并列、纲目颠倒，偷偷地抽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一笔勾销。

那些玩弄折中主义手法，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颠倒

过来的人，就是要声嘶力竭地兜售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破烂货。“唯生产力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唯生产力论”竭力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又胡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种谬论无非是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唯生产力论”是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那种接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攻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种种奇谈怪论，不正是“唯生产力论”在新条件下的翻版吗？“唯生产力论”的鼓吹者，装着关心发展生产、关心群众福利的救世主的样子，只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只讲个人“敢抓”“解决问题”，不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他们的面前，社会主义革命呀，人民群众呀，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们看来，革命有罪，群众无理，似乎只有他们上台，生产才能发展，地球才能转动。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社会主义生产，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些奇谈怪论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罢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革命斗争的基本实践告诉我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头半个世纪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如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都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把一些次要的或根本不重要的东西提到首位。蒲鲁东主义者一心致力于什么建立交换银行，对小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建立小生产者间的公平交易市场等等，认为这些就是“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工联主义把增加议席、“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当作奋斗目标。拉萨尔主义认为工人获得直接普选权，依靠普鲁士国家的资助建立工人生产协会，是工人得到解放的“最合法、最公平又最简单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机会主义派别，在“重视阶级斗争”还是“勾销阶级斗争”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才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

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伯恩斯坦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胡说什么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基础消灭了。他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最终的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算不得什么”，只要从事一系列细小的改良运动，使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统治者的宫殿”也就自然地崩溃了”。

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更是明目张胆地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政治斗争。它把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宣扬“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

伯恩斯坦主义和经济派，都是为了细小的改良而抹杀阶级斗争，为了经济斗争而抹杀政治斗争，因而也都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同这些修正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叛徒考茨基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胡说生产力落后的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谬论，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托洛茨基、布哈林也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竭力歪曲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一九二〇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苏联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托洛茨基首先挑起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在这一争论中，托洛茨基攻击列宁，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布哈林采用折中主义手法，把自己装扮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正确者，标榜要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统一起来，而实际上却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把政治放在首位。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是第一个贩卖“唯生产力论”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他妄图取消革命，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陈独秀由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结果堕落成了可耻的投降派。

在我国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以后，刘少奇、林彪一类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的鼓吹者。什么“剥削有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什么“阶

级斗争已成过去，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现在革命任务已基本完成了，今后任务就是搞建设”，什么“各行各业都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完成好，就是政治”，等等，都是把所谓发展生产当作纲，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毛主席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毛主席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们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我们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新的胜利。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迎来了“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大地；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纲”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强大威力。

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重新学习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坚定不移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彻底批判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及其理论基础，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从右倾翻案风看走资派还在走

清华大学 吴炜煜 徐葆耕 汪广等
吴敏生 张步洲 杨先材

毛主席的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意志，提高了我们对当前这场大辩论斗争实质的认识。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伟大教导，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股右倾翻案风，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当前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这股右倾翻案风所以猖獗一时，主要原因就在党内，就在于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曾一再表示“永不翻案”，但一上台就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复辟。他们是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最危险的人物。他们一旦得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毁于一旦，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必须充分认识走资派还在走，以及他们目前是怎样走的。

一、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纲领就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妄图把我们党和国家引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遵走。”革命导师在近百年前的这段教导，直到今天仍然使我们感到新鲜和切中要害，这是因为，“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还在表演。

当四届人大在强调反修防修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号召以后，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利用“时代”问题大作文章。他们鼓吹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要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时期“转折”到“经济建设时期”了。在这个时期，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过时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不适用了。他们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而是贫矿与富矿的矛盾”，也就是什么有知识与没知识的矛盾，是什么四个现代化要搞上去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拖后腿的矛盾。因此，“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变成了各项

工作的纲，而且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等“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他们玩弄这种折中主义的诡计，使毛主席谆谆教导、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完全被阉割了，或者根本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威吓说：“四个现代化搞不上去，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完蛋”，于是，搞上去的就可以当“胜利者”，搞不上去的就属于“饭桶”。在这种“转折论”和一片“搞上去就是一切”的鼓噪声中，他们肆无忌惮地叫嚣：“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什么评《水浒》，只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在这些人眼里，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决定一切的历史。他们中间有的人走马上任就狂叫“现在是政治冲击一切”，恶狠狠地煽动人们，“你们敢不敢刮业务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政治连根刮掉，充分表现出被文化大革命击败了而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疯狂性。列宁说过：“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最主要之点”上，充分地暴露了刮右倾翻案风的是一伙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其实质是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明里、暗里正在干着一种最卑鄙、最险恶的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把他们的言行同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以及目前流行的那些政治谣言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目的决不是改变几个部门、几个单位的路线，而是把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玩弄阴谋诡计，攻击和陷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前头、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妄图分裂我们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些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二、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集中表现，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和摧残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刮右倾翻案风

的极少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同这场大革命结下了“血海深仇”。在大革命中，他们有的是风头认输，风过翻案，有的则从来就没有认过输，没有接受过这场大革命的教育。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修正主义的冲击和批判统统是“迫害老干部”，是“反党”，根本无成绩可言。谁要说文化大革命成绩很大，他们就说你是“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是“成绩本来不大，硬要吹成很大”。他们怀着没落的剥削阶级的阴暗心理，环顾这场大革命的前后，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发出一片“今不如昔”的喊叫声。有的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挥拳吼叫：“什么今胜昔？就是今不如昔！今不如昔！！我再说一遍：就是今不如昔！！！”这连吼三声的“今不如昔”活画出一副孔老二式的复辟狂的丑态，完全暴露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仇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拥护还是反对这场大变革，是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文化大革命反对派的根本标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这场大革命所带来的一切变革是无所不恨、无所不骂。他们的逻辑就是：造反无理，变革有罪；他们的主张叫做“全面整顿”，也就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革命的新生事物和一切变革，统统应当“扭”回去，应当完全复旧。他们甚至对有的干部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散布“今不如昔”的目的是要抬出被大革命风暴所埋葬的错误路线的亡灵，为昨天的卑鄙行为辩护。这无非是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对，还是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搞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对。

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恰好说明，文化大革命堵住了一小撮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好！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勋。他们不是有人胆战心惊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动不动就说人家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条厉害啊！”真是不打自招！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抓住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抓住了要害。我们今天就是要抓住这个要害不放，反击还在“走”的走资派们的进攻，使他们更加感到革命人民的厉害。这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无比的斗争。只有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才能保证使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实践的反修防修道路不断前进！

三、这股右倾翻案风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就是压制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能够做到“三个正确对待”的一大批新、老干部打下去，把被文化大革命击溃了的叛、特、反、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队伍重新集合在他们的黑旗之下。

广大革命造反派和新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一支反修防修的生力

军，是代表新事物、新思想的革命新生力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历史，使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至今还心有余悸、为之胆寒，因此，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就竭力要把广大革命造反派打下去，置于死地。

大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原则，恶狠狠地说：“什么老、中、青？我们只要老、老、老！”“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他们连呼的三个“老”和所谓“老家伙”，就是老叛徒、老走资派、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决不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革命家，也不包括那些犯过错误但愿意改正的老同志。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这极少数的老走资派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他们则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说什么“青年干部不理想”，“青年干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这样就可能发展到自以为是，再发展就是骄傲自大，再发展就是狂妄，狂妄再加上个人野心，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希特勒那里去，成了法西斯。”按照他们这种“火箭上网”式的放屁逻辑，青年人要么一生下来就是毫无片面性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要么就应该斩尽杀光，以绝后患。他们蛮横地指着新干部的鼻子说：“芝麻叶大的官，老子要提就提，要抹就抹”，活象一个操着生死簿的阎王爷，这种腔调恰恰说明，你们这样发展下去，才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希特勒、法西斯！

在极少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得势的地方，他们一方面以所谓落实政策、“反派性”为名，搞大调动、大清洗、大撤换，另一方面，又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叫嚣：“一般地来说，老干部是不会搞修正主义的，我不相信他们会搞修正主义。”这么说，他们的“老干部”刘少奇、林彪的案也要翻过来了，也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了，请看，他们的反革命立场是多么的鲜明！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向我们表明，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们如果不把斗争进行到底，他们就要反扑过来，对我们实行法西斯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使整个中国改变颜色。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四、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思想路线就是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的诡辩论。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是林彪那条“办事情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主义路线的信奉者。在他们头脑里有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一个凝固的模式图。他们有的人，上任不到二十天，就拿出若干条“提纲”，然而一展览，条条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全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批过的陈旧货色。虽然这些唯心主义“迷”有时也要搞一点所谓的“调查研究”，仿佛他们是“如实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似的，但是，他们的“事实”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是假的，是鸡毛蒜皮，是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彭德怀的“万言书”，刘少奇的“桃园经验”，林彪反党集团的“571”，都是用这种方法炮制出来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搞的所谓调查也不过是为自己主观臆想的复辟规划寻找几个例子罢了。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还大骂别人“形而上学”。然而，正象五七年右派先生们一样，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至于说到“形而上学”，这顶帽子送给他们自己，才更为恰当。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他们可以把青年干部身上存在的一些弱点荒唐推论到成为希特勒、法西斯；他们可以从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推出整个科学技术界不应搞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明明是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却偏偏要在讲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语录，然后加以“翻译”，“扭”到修正主义方面去，以为这样“一下子就站住脚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玩弄唯心主义、诡辩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决逃脱不了这个历史的惩罚。

这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也是一场教育全党、教育群众的运动。那么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它再一次证明了我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主要革命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它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然长期存在，这是由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毛主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一定要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它告诉我们：彻底清算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要比打倒几个修正主义头子困难得多。对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要有充分的认识。搞右倾翻案的人总是有的，但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每一次进攻的结果，就要遭到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而尤其重要的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将受到一次更深刻的教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人民的心坎里扎根更深。

它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此路不通！走资派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阶级，是一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反

(下转第30页)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谈谈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

郑 群

1920年底到1921年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内在工会问题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今天，重温列宁在这场斗争中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的斗争历史，对于我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保卫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初步的巩固。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开始了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过渡。

这个“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继续“包围”着苏维埃俄国。由于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的严重破坏，苏俄的经济非常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燃料奇缺，商品供应不足，运输遭到破坏。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已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着的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挑动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春，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件。这种情况表明，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工农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列宁根据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当时的形势，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任何反革命的侵袭和颠覆，随时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同时，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教育和团结群众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把千百万工农大众吸引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业中来。显然，列宁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但是，暗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以工会问题为由

头，挑起公开争论，进行反党阴谋活动。托洛茨基从反革命经济主义立场出发，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妄图用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来改变党的列宁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则组织所谓“缓冲”集团，把政治与经济平列起来，搞折中主义。实际上也是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为托洛茨基的错误路线辩护。列宁领导全党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到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基本上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阴谋，捍卫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的这场斗争，远远超出了工会问题的范围，涉及到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问题，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辩论的实质就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搞“唯生产力论”，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走资本主义邪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这场争论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在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有通过革命而取得政权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也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由于在整个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我们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列宁为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即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而且必须从政治上去考虑和分析一切问题，也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离开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列宁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待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的。列宁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而“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組織，……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通过工会建立起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在日常工作中说服群众，教育群众，以便把千百万工农大众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伟大事业中去。

但是，托洛茨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根本抹煞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鼓吹苏维埃国家进入了“经济时代”、“生产的时代”。因此，在他看来，党的工作，工会的工作，都应当服从所谓“提高生产”。他提出“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认为工会“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和全副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

主张立即把“工会国家化”，使工会同苏维埃机关“融合”起来。这就完全取消了工会为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纽带作用，取消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任务，而把工会变成单纯“组织生产”的机构。这是不折不扣的“唯生产力论”。

托洛茨基从这种所谓“生产”观点出发，完全无视当时的具体政治形势，提出了“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错误口号。他主张通过对工人群众采取强制方法和命令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认为必须对工会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整刷”才能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这种主张在工会工作中采取的“硬性办法”，其实就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办法，不但不能提高生产，恰恰只会破坏生产，而且在政治上有严重危害。列宁坚决反对托洛茨基这种分裂工会、分裂工人阶级、挑动非党群众反对党的极其荒谬的主张。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4卷，第382页）列宁始终非常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对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广大群众采取自觉的态度来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投身到新的斗争中去。因此，列宁一再强调工会的作用就在于教育群众。至于“整刷工会”，列宁痛斥这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政策根本不能采纳。

当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这些谬论和分裂的阴谋遭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迎头痛击后，他为了狡辩，公然诬蔑说列宁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这也就更明显地暴露了他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的修正主义本质。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事实也正是这样，无论就工会问题争论的本身，还是就它所反映出来的按什么路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来说，归根到底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如果托洛茨基的阴谋得逞，那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可见，托洛茨基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其实并不是不要政治，只是不要无产阶级政治。列宁早就指出：“‘经济主义者’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列宁全集》第5卷，第366页）托洛茨基贩卖“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其实就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政治观，就是资产阶级

政治第一。所以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纲领”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极端有害的。

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所谓“缓冲”集团的首领布哈林，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装着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强调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主张立即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关。而他认为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把“双方”统一起来：一方面政治，一方面经济；既是学校，又是机关。看来似乎“全面”、“公允”，但是他在这场斗争中矛头总是攻击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一个字反对托洛茨基”。可见，他口喊“缓冲”，实际上“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列宁选集》第4卷，第428页）

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布哈林胡说：“我认为绝对必要的，并且在我看来完全无可争辩的，就是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列宁对布哈林这种把政治与经济平列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他“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折中主义就是用二元论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即重点论，把对立的事物捏合在一起，混淆它们的本质区别，模糊是非界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而布哈林却把列宁同托洛茨基的根本对立的分歧调和起来，宣扬政治同经济有“同等的价值”，这完全是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用机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借以欺骗群众，企图把人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任何经济、业务活动都不能不受政治即阶级斗争的制约。不是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发展社会主义，就是搞资产阶级政治，复辟资本主义。离开政治的纯经济从来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政治与经济并重同样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布哈林玩弄政治与经济并列的折中主义手法，鼓吹什么要“从整个经济任务的角度”来研究工会的任务与作用，要把工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去，这实际上和托洛茨基一样，抹杀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贩卖唯生产力论。所以，布哈林的政治与经济并列的二元论，其实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的一元论。他反对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其实不过是要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谬论时深刻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这就揭示了政治的统帅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把无

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这样，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列宁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上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正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俄共（布）党内这次事关路线的辩论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治放在首位，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回顾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一个新的建设高潮到来的转折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反复教导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在斗志昂扬，下定决心，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在这一重要时刻，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就再一次告诉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使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其中包括歪曲和颠倒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正是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货色。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就是折中主义。这突出反映了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再一次说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问题。我们回顾历史，认真学习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首位，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当前学校的主要矛盾是“缺少文化”吗

辽宁大学历史系七五年级大批判组

当前学校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说是“缺少文化”。这种奇谈怪论抹煞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的货色，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学校历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和奴役的工具，以达到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选集》第3卷，第765页）。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学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办学校，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办学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学校的主要矛盾。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胡说什么文化的多和少的矛盾是学校的主要矛盾，就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背叛。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夺回了教育大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充分发挥政治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在教育战线失去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和捣乱，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无产阶级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开门办学，他们却说：“开门办学把学生当成劳动力”、“光开门不办学”、“这样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质上是否定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否定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学朝农“社来社去”的经验，他们却根本否定这个方向，说“社来社去是投机取巧”，实际上是否定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否定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让大学永远成为“读书做官”向上爬的阶梯。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啊！阶级斗争的事实打了修正主义奇谈怪论一记响亮的耳光！

学校的主要矛盾是“缺少文化”，这是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老调在新形势下的重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界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是扛着“智育第一”

的破旗，从提高所谓“质量”入手，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那种胡说学校的主要倾向是“缺少文化”的奇谈怪论，只强调“文化”的多和少，闭口不谈“纲”和“线”，就是有意掩盖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这正是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他们实质上是打着“智育第一”的破旗，妄图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教育革命的案，妄图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学校，复辟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制度。我们要戳穿他们的罪恶阴谋，粉碎他们的复辟迷梦！

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迎头痛击修正主义的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上接第23页）

修防修大演习，积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丰富经验的革命阶级。我们经过多种形式的斗争，领教过各种走资派的表演。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盘根错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一起来，顷刻瓦解。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这些庞然大物，也统统被革命人民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谁要是还走那条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这些人更美妙！

它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革命造反精神不能丢！我们永远忘不了一九六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向我们发出激动人心的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永远忘不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七·二七”以来，毛主席对清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总是毛主席给我们撑腰，给我们指明方向。我们是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关怀下，在同走资派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成长史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史和走资派的失败史紧紧连在一起的。同走资派战斗、同修正主义战斗，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毛主席多次指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面对着这股翻案逆流，面对着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复辟行动，我们一定要发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永远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用战斗来捍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用战斗来保卫党的基本路线，用战斗来粉碎走资派的翻案复辟阴谋！这一场斗争刚刚开始，前面还有不少艰难险阻，但是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右倾翻案风要搞现代化,还是要复辟

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自三(1)班

右倾翻案风的特点之一就是借四个现代化问题大作文章。他们摆出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说什么“形势逼人”啊,“不要拖了四个现代化后腿”啊!甚至说什么“四个现代化上不去,我们大家就要完蛋了,下一代就要骂我们是饭桶”,等等。似乎这么大一个中国,只有他们在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他们在关心国家的现代化!其实,他们抬出“现代化”来,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吓唬别人,气势汹汹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促进了现代化,还是拖了后腿,只要不抱资产阶级的偏见,本来是不难回答的。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一颗颗人造地球卫星腾空而起,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且不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工交、科技战线捷报频传,大寨红花遍地开,大庆精神传四方;就拿教育战线来说,也“旧貌变新颜”,正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仅我校毕业生完成的三百多项任务,其中二百多项已用于生产,一百多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四十多项填补了我国科技领域的空白,有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如果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真是关心我国的现代化,那就会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种“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然而,他们偏偏指责文化大革命,说什么“现在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对科学工作是妨碍、是破坏”,“现在大学水平这么低,不是拖了后腿吗?”要搞现代化嘛,就得“扭”回去。有人竟公开跳出来狂叫:“什么今胜昔,就是今不如昔,今不如昔,我再说一遍,就是今不如昔”。毋须多加一字,活现出一副复辟狂的丑恶嘴脸。这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难道不足以撕下他们为现代化操心的“正人君子”的画皮吗?

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兜售的“把现代化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过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故伎重演,是唯生产力论的招牌换记。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刘少奇、林彪之流都曾经打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〇年底,经过了十月革命和三年国内战争的苏维埃俄国,正处在一个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历史时期。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以“关心生产”的面目

出现，攻击列宁“只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标榜自己“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布哈林则貌似公正地鼓吹“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配合托洛茨基向列宁进攻。在这事关路线的大辩论中，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的话不仅是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有力批判，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回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完全适用的。什么“一切为了现代化”，这完全是屁话！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光搞什么现代化，无产阶级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就会卷土重来。

其实，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叫嚷搞现代化是假，搞复辟是真。我们不会忘记，林彪反党集团一方面向人们散布“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政治”，鼓吹“把所有尖端拿下来就是共产主义”，让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阴谋抢班夺权，妄图使我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如今，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又嗡嗡叫地散布“一切为了现代化”的毒菌，表面上抹煞阶级斗争，事实上却在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垂死的斗争。从他们的“就是要复辟”的咬牙切齿声中，我们难道还看不出刀光剑影吗？！

在现在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决不能抹煞现代化的阶级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可谓是一个“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但在那里却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强国”里，坦克、核弹成为它们争霸世界的工具，刺刀、枪弹成为它们镇压人民的武器。在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强国”里，国民经济百孔千疮，工业生产年年完不成计划，农业生产更是一团糟。这种“现代化”是少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开口“现代化”，闭口“现代化”，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就是苏修那样的“仙山琼阁”。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妄图以搞“现代化”为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使我国改变颜色，使广大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答应的！在我们立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苏联的教训，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象奔腾的长江冲破上游峡谷呼啸入海一样，任何人想阻挡也是阻挡不了的。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在本世纪内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科研，破坏科研”。这完全是一种诡辩。

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根本对立，并贯穿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开门办科研、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相结合，要不要加强党对科研的领导，是专家办科研还是大搞群众运动，是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两条科研路线不是清清楚楚吗？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这个“搞不清”，那个“搞不清”，就是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不就是在这也“搞不清”，那也“搞不清”的烟幕下，大叫大嚷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把“搞业务的台风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这股台风决不是什么单纯的“业务风”，而是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进攻的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建国以来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我厂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也充分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的，搞深、搞透，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发展。

几年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开展对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端正了科研方向，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前旧大学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罪行，办起了校办工厂这一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基地；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取消党的领导的谬论，不断加强了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批判了“知识私有”、“业务挂帅”、脱离三大革命实际、关门搞科研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了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开门办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批判了“专家路线”，坚持了大搞群众运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使科学研究出现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几年来，我们共搞了81个科研项目，其中34项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有18项填补了我国的科技空白，绝大部分已用于生产。我们和兄弟单位一起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大规模集成电路随机存贮器。在实践基础上开展了多项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工人一起，在实践过程中，破除来自国外沿用多年的磁蕊体“下雨”检查规律，总结实践经验，并经过严格数学证明，提出了新的“下雨”检查规律。就拿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过程来说吧，每前进一步

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大的问题。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与工农结合的金光大道。几年来，我厂广大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下，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清除敌人的毒焰，清洗自己身上的污浊，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逐步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在教学、科研、生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有三十二名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由于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旧的思想比较多。在办厂初期“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又有所抬头，一度影响了生产的进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批判“知识私有”“技术垄断”，使这个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在研制随机存储器的战斗中，他和广大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大鸣大擂、大闹大干，大干社会主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事实再次说明，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引导广大知识分子不断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才能使知识分子逐步抛开脱离群众的恶习，以鞠躬尽瘁的精神献身于人民，与工农兵密切结合。知识分子只有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相结合，才有光明前途。而在这一斗争中，知识分子决不是什么“专政的对象”，他们和广大工农兵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广大科技人员和工农兵一起，正沿着并将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世上绝没有什么“仙山琼阁”，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在科技界和其他方面一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前科技界刮起的这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突出表现。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这股翻案风，坚持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气概，将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道”(亦即把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发展比较早的齐国，变成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正在发展的鲁国的样子，再把鲁国改回到“先王之道”的西周奴隶制)，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模式图”。他曾经明确地对子路说：“如果有人用着我，我就在东方把奴隶制恢复起来。”他还无耻地宣称过：“我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来，三年就一定有成就。”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心急火燎地着手改变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他凭借窃踞的地位，利用各种场合，大造“天下无道”的舆论。在他眼里，鲁国的社会变革简直是一场灾难，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圣人”、“善人”已不再能見到^①，就连古人的“狂”“矜”“愚”的缺点也比今人好^②。你看，什么都搞乱了，不象个样子，一团糟，政权竟落在新兴势力的大夫手里，老百姓也要议论朝政，“礼坏乐崩”，气得孔丘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狂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有一次，他问刚从季氏那里回来的冉求：“为啥回来这么晚？”冉求说：“处理政事。”孔丘轻蔑地说：“普通事务罢了。”他压根儿不承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实施是“政”事。按照他的复辟径，“政者正也”，季氏政权必须“正”到奴隶制的轨道上去。他一旦当上“大官”，就刮起十二级的复辟台风，大张旗鼓地“正名”了，也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一番整顿，把社会历史从发展变革的趋势中扭回去，实现他“克己复礼”的黑纲领。他横下一条心，大胆干，拼命干，硬干，说复旧就复旧，就是要开倒车，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孔丘的“正名”，也就是所谓的“整顿”，就是向新生事物和新兴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是颇带一些血腥气的。新生事物是在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它的成长和发展，宣判了旧事物的死刑。因此，拚死保护旧事物的孔丘就要“纠之以猛”，他摧毁、扼杀新生事物可谓大刀阔斧，无所顾忌。按照周礼的规定，大夫“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就是说大夫不能有军队，不能有周围达三百丈的城。可是“三桓”无视周礼，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各自的都城——费、郈、成。三都的建立，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壮大，是对奴隶主头子鲁君的严重威胁，这还了得，非削平不可。孔丘派子路打入季氏内部相策应，并亲自调兵先后平掉了郈都、费都。只是由于孟孙氏的坚决反抗以及季孙氏、叔孙氏对孟孙氏的积极支援，使他损兵折将，才没有平掉成都。

对于革新派，孔丘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一棍子打死而后快。子贡问他：“您看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他摆出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架势，牙缝里噓了一声说：“那伙卑微低贱的小人，算什么玩艺儿！”^③看，孔丘对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势力怀着多么深刻的仇恨。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朝气蓬勃的革新派，在孔丘眼里，

正
梦
方
一
地
与
“圣
看，
姓
不可
处理
实施
道上也
就
见他
日，

既没有奴隶主贵族那样的身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修养，怎么能让他们执掌政事呢？不把他们打下去，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推行复辟倒退路线。他代理宰相仅仅三个月，就残酷地杀害了少正卯。少正卯不但在教育上同孔丘对着干，是一个进步理论的宣传家，而且作为鲁国的“乱政”大夫，又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新的参与者。孔丘杀害少正卯是蓄谋已久的。他大权在握，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就给少正卯加上五条罪名；少正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革新路线，批判奴隶制度，宣传进步理论，这些全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孔丘把他杀害之后，还暴尸三日。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疯狂的反攻倒算，血腥的阶级报复。孔丘对付新兴力量绝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他杀气腾腾，要搞就坚决的搞，一不做，二不休，确有那么一股“猛”劲。直到他四处碰壁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恒夺取了政权，他还挣扎着爬起来，请求鲁国国君派兵去镇压。这说明，复辟势力上台，革命派就必然要人头落地。反动的阶级与革命的阶级、复辟倒退的路线与前进革新的路线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何等尖锐激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孔丘的“正名”、整顿，就是搞翻案、“举逸民”，急不可待地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拼凑起一个复辟班子。当初鲁昭公妄图复辟，向“三桓”反夺权，失败后逃亡，死在晋国。季孙氏认为他罪有应得，把他埋在墓道之南，不让他与祖宗葬在一起。还想给他一个坏的谥号，以便后代子孙知道他的罪恶。孔丘却利用窃取的权力，把鲁昭公的墓迁入祖塋，替他恢复名誉，给他翻案，借助这个奴隶主贵族头子的僵尸为复辟鸣锣开道。孔丘十分懂得不给那些臭不可闻的复辟派翻案，不对他们作一番洗刷，没落奴隶主阶级就扶不起来，新兴地主阶级就打不下去。所以孔丘一面翻案，就一面大搞“举逸民”。他不断吹嘘自己的门徒：这个大胆不怕，敢字当头；那个通情达理，懂得政策；还有那一个精通业务，是个内行④，企图让他们去篡夺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行政、外交大权。他安插子路、仲弓等人做季氏家臣，当内探，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仲弓向他请教如何管理政事，他面授机宜，要仲弓特别注意“举贤才”。门徒子游作了武城宰，孔丘首先关注他的也是发现“人才”。的确，为要“举逸民”，孔丘四处插手，布置心腹，竭力网罗腐朽没落势力，要做到“故旧不遗”，把他们提上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些“故旧”，孔丘美其名曰“贤才”。“贤才”也者，对搞复辟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骨干分子也。

孔丘篡权上台搞复辟活动，是不得人心的。为了掩人耳目，他装出一副关心民生疾苦的姿态，声称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裕，年老的获得安适，年少的受到关

疯狂
表着
旧事
，按
不能
自的
上的
路打
坚决
民都
贡问
了一
新兴
良里，

怀，还提出“使民以时”，不要影响农业生产，俨然一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实，孔丘是一个极端鄙弃、仇视劳动人民的大恶霸。他恶毒地诬蔑劳动人民是“难养”的“小人”。郑国奴隶主有一次把萑苻起义奴隶全部屠杀，他听说后连连拍手称快，说是人民侮慢无礼，就该狠狠镇压。他陪着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还以违反“周礼”的罪名，亲自指挥杀死了许多歌舞奴隶。这个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怎么会关心、照顾起人民群众来了呢？所谓关心民众、发展生产云云，统统是幌子，其目的无非是给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抹黑：人民生活水平低了，生产上不去，实在不行了！当时，“三桓”实行一系列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连晋国的大夫都称赞他们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对于这些，孔丘一概视而不见，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话里话外，把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说成是祸国殃民。既然如此，要提高生活，发展生产，就一切恢复老样子吧。如果依了他的主张，那就只能是奴隶制复辟，解放了的生产力又被束缚起来，生产不但不可能搞上去，而是势必降下来。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对孔丘这一绝招是颇得心传的。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让人们得到好处，过幸福生活，必须从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入手。显而易见，孔丘之流抓生活、抓生产是假，搞复辟、搞倒退是真。

孔丘一掌权就搞复辟，绝不是偶然的。他过去就紧跟鲁国头号复辟派鲁昭公大反新兴地主阶级。鲁昭公失败，他也跟在鲁昭公屁股后面窜到齐国。孔丘这类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立场不改变，除了复辟，再也搞不出别的名堂来。有时即使来一下赌咒发誓，那也是从不算数的。孔丘在匡城被围，与匡人订了盟约，立下保证，不是一转身就全推翻了吗？他一贯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从来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先驱者。

孔丘虽然早已完蛋了，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的反动没落阶级，都把他奉为“至圣先师”，当作效法的榜样。他那种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性，拚死反攻倒算的疯狂性，玩弄鬼域伎俩进行反扑的欺骗性，是古今复辟派所共有的。今天，党内那个还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不正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脚印走的吗？他以“三条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就要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老路，开历史倒车，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

(下转第96页)

林彪与《水浒传》

梁效

一部《水浒传》，主题是投降，主角是宋江。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宋江投降传。反面教员对反面教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和需要。看一看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投降卖国，是怎样挖空心思想从《水浒传》中吸取政治毒汁的，这可以加深我们对毛主席关于《水浒传》指示的理解，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投降。

极力仿效宋江，大搞投降路线

宋江这个投降派身上深刻地反映了一切投降派的最根本特性，这就是大搞修正主义，推行投降路线。

现代投降派总是以古代投降派为师的。林彪就奉宋江为楷模，极力仿效。一九七〇年初，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他指使人对《水浒传》进行专门研究，注意力就集中在宋江身上。从林彪搞的有关《水浒传》的材料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宋江的。他们做卡片、标页码、写批语，精心揣摩了宋江的“思想”、“阶级性”，宋江的“声誉”、“手段”，宋江的“制度”、“纪律”等等。其中宋江的“思想”、“阶级性”被放在首位，受到林彪的特别重视。

林彪欣赏的宋江的“思想”是什么思想？投降主义思想。《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宋江对上二龙山的武松的临别赠言，很典型地表述了这种思想。他对武松说，入伙之后，“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擢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未曾入伙，先盼招安，早早订下投降计划，立志做封建皇帝的爪牙。宋江从混入山寨，到跪受招安，直至镇压方腊起义，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投降思想的罪恶实践。林彪一伙把宋江对武松说的这段话特别标出来，说明林彪这个在革命队伍“暂栖身”的投降派，同那个“潜身水泊”的招安迷宋江，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赞扬的宋江的“阶级性”是什么阶级性？地主阶级的反动的阶级性。林彪一伙把《水浒传》中宋江坚持这种阶级性的几处材料，汇在一起，当做宝贝。一处是宋江杀惜之后，躲在地窖子里“寻思”了“三个安身之处”。这三个地方，有贵族

的府第，地主的庄园，军官的厅堂。唯独不想上梁山。另一处是第三十六回，宋江“奔丧”回家，被官府捕捉，他甘心束手就擒，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在他看来，起义农民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如若“入伙”，那就是“打在网里”，永无出头之日。再一处是宋江刺配江州途中，众好汉请他上山，他胡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又哭又闹，死也不干。视地主阶级的家园为乐土，把起义农民的山寨看作地狱，鼓吹造反有罪，诬蔑农民革命。林彪赞扬的就是这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阶级的阶级性。

宋江的“思想”、“阶级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所推行的那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林彪欣赏宋江“思想”，赞扬他的“阶级性”，学习宋江，归根结蒂，就是要效法这个古代投降派，变本加厉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林彪是一个当代的投降派。他的一生是投降主义者的一生。在社会主义时期，林彪对内以“克己复礼”为纲领，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妄图把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对外奉行“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搞民族投降主义，梦想把中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林彪效法宋江大搞投降主义的铁证。

林彪反党集团虽已覆灭，但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当前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再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仍然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危险。那个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无产阶级专政威胁最重、危害最大。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重温毛主席这一教导，倍感亲切和深刻。

总结“屏晁拉卢”的经验，阴谋篡党夺权

领导权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直接关系到推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要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搞投降主义，首先就要篡夺领导权。从“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到“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整整三十回，就是宋江的篡权史。而屏晁盖、拉卢俊义是宋江篡权的重要内容。林彪一伙在《水浒》上，专门写下了这样一条眉批：“对晁盖”、“对卢俊义”，总结宋江“屏晁拉卢”的反革命经验。

就是
自思
矛头

制制
教条
非未
统治

的揭
离开
理，
情愿
性，

虽然
崇程
阶级
化的
在思

想。
封建
朱理
要“随
庸圣
想。

乃天
恶，
是针
“存天
则治，

就是这样的一批进步思想家。尽管他们由于出身、经历等等的差异，体现在他们各自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和新的色彩，其程度并不相同，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反动没落的封建意识形态，有的还直接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他们强烈要求改革腐败的封建统治。他们之中有些人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甚至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一反所谓“君为臣纲”的教条，否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公然宣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强调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这些思想，对推动当时反对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对于宋明以来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进行了有力的揭发、批判。特别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他们指出根本没有什么离开人欲的天理：“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程朱理学提倡禁欲，目的是要人民“克己复礼”，心甘情愿受压迫受剥削。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批判“去欲存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

封建统治阶级当然决不会容许这些进步思想的存在和传播。就拿康熙来说，虽然他对内对外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进步措施，但在思想上也还有推崇程朱理学的一面。只是康熙时期的思想文化统制还不那么严厉，对于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实行笼络政策。但随着地主阶级的更趋没落，对于思想文化的统制进一步强化了。十八世纪上半期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就正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中强化封建专政的黑暗时期。

程朱理学是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地主阶级越是走向没落，就越是乞灵于程朱理学，把它抬到吓人的高度。乾隆即位，就宣布他的从政方针是“崇儒重道”，要“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在他退位时，又一次重申“朕自冲龄，服膺圣教，久而无倦，凡行政、典学，悉皆得自真传”^①，大肆吹捧反动的儒家思想。雍正特别强调封建君主的权威，宣扬“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天君亲，大义也”。要求人民俯首听命，说什么“以君之好恶为好恶，然后人人知改其恶而迁于善”，也就是要人民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这显然是针对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言论而发的。他们还大力鼓吹“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认为“循之则君子，悖之则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②雍正、乾隆如此不遗余力地吹捧程朱理学，其目的就是要

利用理学作为镇压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压制新兴市民阶层和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消灭“异端邪说”。

清朝统治者一面亲自出马，并豢养一批“理学名臣”，大造反动舆论，一面则施展专制淫威，大张文字狱网，对一切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实行血腥的镇压。据目前已知的资料，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前后共有七八十案，仅在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乾隆前期就有十三起之多。不论是被怀疑有反清思想和“讥议朝政”的人，还是“毁谤程朱理学”的人，都要遭到严厉镇压。雍正规定，若有人敢于议论抄家，就“律在必诛”^③。乾隆十八年，有人因所著书中“有言朱注错谬”，即被问斩。^④在一次文字狱的诏谕中，乾隆以孔老二的口吻，攻击有些人与少正卯一样，“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是“圣人所必诛”^⑤。封建统治者实行高压和恐怖政策，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进步思潮的恐惧。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在大搞文字狱的同时，还在全国大规模地搜禁图书。乾隆六年，因谢济世批点《论语》、《中庸》，“显与朱注牴牾”，立即把他“所注经书一百五十四本，刊板二百三十七块，悉行焚毁”^⑥。在《红楼梦》成书期间，统治者就曾多次焚书，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反动政策。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而毁板。具有反儒和反封建礼教思想的戏曲也被目为淫秽之书，有的与一般“小说淫词”一样，予以焚烧。清朝统治者还狡猾地以编纂图书为名，行禁书删书之实。乾隆规定，“有阐明理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⑦，以供四库全书馆采纳。对于稍有“违碍”的书籍，则非删即毁。为了“鉴古斥邪”，压制当时人的反儒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法家著作极力贬斥。通过编书，还使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钻入故纸堆，为考据而考据，使所谓的“汉学”也逐渐成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如此疯狂地推行反动的尊儒反法路线，从各方面加强思想控制，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同上）然而，反抗没有停止，斗争仍在继续。一些不满意封建腐朽统治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采用了曲折、隐蔽的方式，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反封建传统，把反对封建没落意识形态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在这时候，曹雪芹奋扫如椽笔，写出了巨著《红楼梦》，向黑暗的封建专制政治，向没落的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封建社会末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中，曹雪芹通过他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究竟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有没有比他的前辈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当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具体地分析《红楼梦》一书的思想倾向。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统治一切，因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被反动统治阶级奉为神圣不可亵渎的权威思想。到了宋代，为了适应没落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孔孟之道被加工改造成为更加反动毒辣的程朱理学。因而，从明代李贽等人开始，地主阶级的叛逆人物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在思想上总是集中地表现为对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批判。

《红楼梦》的进步思想倾向，首先也就表现在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生动的场面和情节，全面而深刻地暴露了孔学的反动性、腐朽性和虚伪性。

儒家一贯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的形而上学思想，为封建制度的“永世长存”制造理论根据。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但孔孟之徒还是竭力粉饰太平，把末世说成“盛世”。曹雪芹与儒家针锋相对，在《红楼梦》中描绘了一幅封建社会天崩地塌的具体图景，形象地告诉人们：哪有什么不变的“天”和“道”？恰恰相反，封建制度“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眼看着就要走向死亡了。小说一开始，就以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暗示封建制度的“天”已经残破了。接着又通过主题歌《好了歌》及注，概括地说明社会上一切都在变化，统治阶级根本不可能永远保持住他们的统治地位。然后，全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线索，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正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崩溃趋势的绝妙写照。曹雪芹更进一步通过探春理家等典型情节，令人信服地表明统治阶级已经回天乏术，谁也挽救不了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

儒家的反动学说总是强调“君为臣纲”，把封建统治的象征——皇帝推到至高

无上的地位。朱熹鼓吹“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妄图以加强封建君主的独裁统治来维持日趋腐朽的封建社会。因此，维护还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成了封建社会末期革新派和守旧派、叛逆者和卫道者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由于雍正、乾隆实行残酷的文字狱，象黄宗羲、唐甄等人那样公开抨击帝王，在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曹雪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表面上声明“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实际上却通过许多艺术情节，对封建专制帝王的淫威作了大胆的揭露、讽刺和批判。应当指出，曹雪芹反对封建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限于人们常常提到的某些片言只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小说对于贾元春这一人物的安排和描写上。曹雪芹通过贾元春这一人物，揭露了四大家族和皇帝的勾结，指明了封建皇帝就是四大家族这样一类地主豪绅的总后台，是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的罪魁祸首。在描写贾元春归省前后的故事时，作者还具体揭穿了皇帝耗费无数民脂民膏、“敲剥天下人之骨髓”的真相，暴露了“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我一人之淫乐”的罪恶。这分明是在告诉人们：统治者自我宣扬的所谓“君之好恶”，原来就是滔天罪恶！当然，曹雪芹对封建皇帝的批判，还不等于完全否定封建君主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不可能达到的。

从孔老二开始，儒家就打起仁义道德的旗号。程朱理学更进而把儒家的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神化为不可违反的“天理”，要人们恪守封建礼教。地主阶级卫道者把封建社会的腐朽说成是“人欲横流，廉耻道丧”的结果，妄图以封建道德来“正纪伦而维世道”，维持其反动统治。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无情地揭穿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动本质。封建统治者不是口口声声高喊“仁爱”吗？《红楼梦》以四大家族残杀几十条人命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儒家的“仁爱”就是吃人。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在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和奴隶之间，存在的只是压迫、剥削的关系，而根本没有什么仁义道德的关系。一张“护官符”，一张交租单，就是最好的明证。封建统治者不是最讲究什么“礼”吗？《红楼梦》却告诉人们：统治阶级讲的都是“假礼假体面”，他们“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正是在“礼”幕的掩盖下，一小撮贵族地主过着荒淫无耻、醉生梦死的生活，如焦大和柳湘莲揭露的那样：“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除了那两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曹雪芹表面上说他的书对于“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誉眷无穷”，实则全书的具体描写，完全是对封建伦常的否定和讽刺。

曹雪芹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否定儒家经典的“权威”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要人们学习孔孟之道，为孔

固反动统治效劳。清代明确规定，朱熹注的“四书”是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社会上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的局面。乾隆曾经宣称：“制科取士，首重四书文，盖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非读书穷理，无以发圣人之蕴。”《红楼梦》中的封建卫道士贾政也说：“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却“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不通世务”，就是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不愿听“仕途经济”这类“混帐话”，更反对去做“国贼禄鬼”。“怕读文章”，就是他厌恶时文八股，不爱“四书”爱“杂书”。这里值得提起的一个情节是：贾宝玉因为讨厌宝钗等的“劝导”，“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很清楚，宝玉烧掉的是包括程朱在内的儒家著作和“饵名钓禄”的八股时文，而不是他爱之如珍宝，看了“连饭也不想吃”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传奇角本。这对于正在鼓吹“崇儒重道”、禁毁“淫词小说”的统治者，该是多大的抗议和讽刺！至于说把“四书”除外，不过是作者不得不披上的一件薄薄的尊孔外衣，这并不妨碍读者领会作者的全部意图。“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曹雪芹歌颂和肯定贾宝玉非圣反儒的言行，充分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曹雪芹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达到了新的深度和高度。《红楼梦》不但无情地鞭挞了贾赦、贾珍、贾蓉、贾璉等衣冠禽兽的丑行，戳穿了贾政、贾母、王夫人等假正经、伪善人的虚伪面目，而且，连那个事事处处都以封建礼教规范自己行动的薛宝钗，在曹雪芹笔下也是一个被否定的反面人物。总之，曹雪芹已经根本不再按照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去塑造理想的正面人物了。这和以前有些古典作家在批判“昏君”、“奸臣”和“小人”的同时，又歌颂“圣主”、“忠良”和“君子”，显然有了某种质的区别。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就在于曹雪芹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思想的范畴。而以前的一些进步作家，他们无论是批判还是歌颂，一般总还都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作为出发点和标准的。

诚然，曹雪芹对于探春这样的人物是有所同情和赞赏的，而探春却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是，曹雪芹主要不是描写和赞扬探春的封建道德观念。“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曹雪芹称赞探春挽救封建阶级灭亡的志向和才能，同时又写出了封建阶级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这里，的确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和矛盾。《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又表现了作者对它的没落的哀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的一曲挽歌。

然而，我们在《红楼梦》里看到的，不仅仅是对于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反动没落意识形态的批判。曹雪芹热情歌颂了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封建阶级叛逆

者以及晴雯、尤三姐等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奴隶和其他下层人物，通过这些人物，表达了作者新的朦胧的生活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曹雪芹激烈地抨击“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观念，主张男女平等，甚至借贾宝玉的口，说：“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曹雪芹的平等观念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和奴隶社会一样，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特别强调“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红楼梦》里的贾府，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封建宗法等级秩序。曹雪芹揭露了这种制度的罪恶，表现了一种希望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和隶属关系的平等要求。贾宝玉出身贵族，但他并不认为生在侯门公府之家的人就比别人高一等。他热心结交秦钟、柳湘莲、蒋玉函等出身寒微的人们，同他们亲密来往。他同情和支持琪官（即蒋玉函）摆脱对忠顺亲王的人身依附的斗争，表示“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对于统治阶级最讲究的“主仆之分”，他也毫不在意。贾府的一个奴仆兴儿在谈到贾宝玉同他们的关系时说：“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贾宝玉还曾向人表示过，要把丫头“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所有这些具体描写，反映出曹雪芹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热情歌颂了封建叛逆者和其他青年男女争取恋爱婚姻自主的斗争以及奴隶们反抗封建压迫与束缚的斗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不是男才女貌式的一见钟情，而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这种恋爱观点，在《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里还是没有表现的。《西厢记》里提出的婚姻问题没有同其他社会问题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反封建礼教的斗争只限于爱情问题。而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是同他们反对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叛逆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要求恋爱自主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摆脱封建束缚、向往自由的愿望和要求。至于司棋和潘又安的恋爱，更是直接同奴隶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从司棋身上，是如此明显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要求掌握自身命运、摆脱封建束缚的强烈愿望，以至使得王熙凤这样的封建主子感到大为吃惊。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曹雪芹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他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制的根本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反对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与此相联系，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前途

些人 和出路，因而他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是朦胧的，模糊的。而且，曹雪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固然本质上已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意识形态中的曲折反映，但仍带着封建阶级的印记。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曹雪芹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就认为他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看不到他思想中存在着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曹雪芹的思想中已经有某些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就认为他的指导思想已是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曹雪芹的思想实际。

(三)

《红楼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红楼梦》里的进步思想倾向，并不是曹雪芹个人“天才”的表现，而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样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的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当时不只是曹雪芹一个人，还有戴震、汪中和吴敬梓等人。戴震（1722—1777年）是一个具有反儒倾向的唯物主义者。他“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歌法，民将无所措手足”^⑧，因而写了《孟子字义疏证》等书，集中批判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以理杀人”，理学是“忍而残杀之具”，主张要“顺民之情，遂民之欲”。汪中（1744—1794年）也是反对程朱理学的一个思想家。他反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反对夫死殉节和女子不能改嫁的节烈观，主张婚姻自由。汪中更以提倡研究墨子著名于世，这在当时是与正宗思想不相容的。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在尖锐批判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方面，与曹雪芹是很接近的。

戴震、汪中、吴敬梓和曹雪芹的思想，有着共同的時代特点。分析一下他们共同的時代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红楼梦》与封建末世思想斗争的关系。

首先，他们都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下层人物，具有不同程度的叛逆思想。

戴震、汪中出身比较低微。吴敬梓、曹雪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到他们一代，都已从社会上层跌落下来，过着贫穷的生活。正因为此，这些人就有可能接近人民，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有较深切的体会。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体系来说，他们还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但是他们不满意封建制度，表现为对封建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的叛逆。在封建正统派看来，戴震、汪中等都是“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是“名教之罪人”。吴敬梓是八股世家，他的曾祖“所为制义，衣被海内”，而他却对八股时文深恶痛绝。曹雪芹更是在

《红楼梦》中塑造出封建叛逆者的鲜明形象，大胆地向封建正统思想挑战。“在坏下去了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鲁迅：《二心集·序言》）曹雪芹等人的遭遇正是如此。

其次，他们的进步思想都受到当时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多少反映了新兴市民的要求。

恩格斯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为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新的发展。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工商业尤其发达，手工业工人叫歌斗争和商民罢市闹衙的斗争也最多。戴震是徽州人，做过布贩。汪中是扬州人，做过书佣。吴敬梓是全椒人，后来在南京居住。曹雪芹世代居住在北京，他本人幼年也很可能是在北京度过的。东南沿海这种大城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显然对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这和《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性格很相似。戴、汪、吴、曹等人在批判封建制度时，都透露了对“自由”、“平等”的朦胧追求，绝非偶然，正是当时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再次，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潮的影响，并且有所发展。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潮对戴、汪、吴、曹等人的影响和推动是十分明显的。戴震的反儒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王夫之有继承的关系，但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表现得比王夫之更加激烈，更加深入。汪中也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一些进步思想，并且发展了对于诸子的研究。吴敬梓的挚友程廷祚是李璠的弟子。颜李学派反对八股时文，认为“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些思想与吴敬梓反对八股科举一脉相通之处。明末杰出的尊法反儒思想家李贽，尖锐地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大胆怀疑儒家经典包括《论语》、《孟子》的权威性，强烈地反对男尊女卑深刻地揭露了道学家“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丑恶面目。所有这些，都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巨大的影响。其他如黄宗羲、唐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陈确

于“
建社
不开

思想
是封
他们
对如
道和
部分
到前
佼佼
对正

《
着曹
楼梦》
暗王
不仅
出现
不能
天
整个社
正主义
对封建
他们用马
级批判

注：
①
②
③
④

“在封建社会作一个总结性的解剖和批判，是同他接受和吸收前辈的先进的思想资料分不开的。”

最后，应当看到，他们的思想都有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这些进步思想家生活在封建社会中，始终还处在地主阶级的地位，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阶级局限。他们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但对如火如荼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却抱敌对的态度。他们对于孔孟之道和清朝的腐朽黑暗统治的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有着妥协的一面。戴震把大部分精力用之于搞繁琐的考据训诂，对学术界起了消极的影响。他们还都没有找到前途和出路，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曹雪芹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预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但他的世界观中还有“补天”的思想，他对正在灭亡着的本阶级怀着惋惜和同情。他的思想也是明显地包含着矛盾的。

《红楼梦》的主要功绩在于对封建没落制度的深刻批判。在这种批判中，渗透着曹雪芹对未来的朦胧向往，从而折射出一缕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所以，《红楼梦》给予人们的印象，主要不是使人感到幻灭、绝望，而是激起对封建末世黑暗王国的愤慨和变革现实的愿望。正是《红楼梦》具有这个新的思想色彩，使得它不仅在思想上远远超出了在它以前出现的一些暴露小说，而且也不同于在它以后出现的许多谴责小说，这些小说只有暴露、谴责，没有对于未来的追求和向往，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为了要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都要不停顿、不间断地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肃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封建没落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虽然带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但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它无疑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的可贵的借鉴。

注：

① 《东华续录》乾隆六十年正月谕

② 《东华续录》乾隆元年正月谕

③ 肖爽：《永宪录》卷四《禁造流言非议朝政》

④ 《清代文字狱档·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⑤ 《东华续录》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谕

⑥ 《清代文字狱档·谢济世案》

⑦ 《东华续录》三十九年十月谕

⑧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荀汉微言》

社会发展简史 (下)

北京汽车制造厂
北京大学历史系《社会发展简史》编写组

第四章 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日益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封建行会手工业和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产生。

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各个小商品生产者独立地为共同的市场而生产，这就在他们之间发生了竞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竞争日趋激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小商品生产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极分化。少数生产条件、技术条件比较好的行会师傅在竞争中赚了钱富裕起来。他们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便不顾封建行会的限制，扩大自己的作坊，增加帮工和学徒，进行雇工生产，成为最初的资本家。而大多数条件较差的行会师傅则在竞争中赔了本破了产。这些陷入贫困破产的行会师傅，连同他们的帮工、学徒，为生活所迫，往往受雇于富裕起来的行会师傅的作坊中，出卖劳动力，逐步沦为雇佣工人。于是，封建行会的师傅与帮工、学徒的师徒关系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这种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

与此同时，一部分商人也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起初，这部分商人只是小手工业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买卖中间人。后来，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他们就成了包买主，一方面压低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利用一部分小手工业者资金不足、生产工具短缺等困难，高价贷给原料和生产工具，从中进行剥削。最后，他们便直接把原料、生产工具供给贫困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进行加工生产，然后付给一定量的酬金——工资，而拿走产品。于是，这些手工业者就逐渐变成了雇佣工人，而这

部分

封建是，商品化，发家资本

意大纺织

沿海芽。

义的会。”

件：

里积小商

于是历史

是生成就

典型。续到

对羊就用

片的的

小贵的”人”的

部分商人也就转化为工业资本家。

另外，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地侵蚀和瓦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主的穷奢极欲引起对货币需要的日益增长，实物地租逐步变为货币地租。于是，一方面削弱了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促使农产品商品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一部分封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而日益资产阶级化，同时也加速了农民的分化。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沦为雇农；极少数农民发家致富，购买土地，或者租种封建主的土地，进行雇工剥削，成为最初的农业资本家。这样，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也开始在农村中缓慢地发展着。

从世界历史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早出现在南欧的地中海沿岸一带的意大利城市。十四、十五世纪，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在纺织、造船、采矿、冶铁等部门中，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在十五、十六世纪，即明朝中期，在苏州、杭州一带的丝织业中，在沿海一带的造纸、造船、冶铁业中，也产生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正如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由上述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大批的有人身自由、但失去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二、在少数人手里积累起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大量财富。要造成这两个条件，仅仅依靠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办法是太缓慢了，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就借助暴力强制剥夺小生产者，加速这一历史进程。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法。这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英国，从十五世纪末就开始了这种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的过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当时，由于国际市场空前扩大，促使英国的毛纺织业急剧发展，对羊毛的需求大量增加，引起羊毛价格飞涨。于是，许多中小贵族为牟取暴利，就用暴力把农民从公共地和份地上赶走，拆掉或烧毁农民的房屋，把这些大片大片的耕地圈占起来，变为牧场，自己经营牧羊业或高价出租给大牧场主。这些中小贵族就变成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被当时人称之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使原来为个体农民使用、占有的土地，大量

集中到少数资本家和新贵族手里；丧失土地的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沦为乞丐、流浪者。而国家则颁布各种血腥法令，如鞭笞、烙印、割耳、判为终身奴隶甚至处死刑等等，禁止流浪者。这些流浪者无处容身，最后只得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变成雇佣工人。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获得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

用残暴的强盗手段对殖民地人民进行血腥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主要方式。随着十五世纪末开始的所谓地理大发现，西欧的殖民强盗用暴力在亚洲、非洲、美洲广大地区霸占了许多殖民地。他们通过抢劫、勒索、霸占土地、贩卖奴隶和鸦片、强盗式的殖民贸易，一直到大规模地屠杀当地居民等残暴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和无偿劳动力。如十六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仅黄金一项就从几内亚掠走二十七万六千公斤。在美洲，据估计单是西班牙殖民者就掠走二百五十万公斤黄金和一亿公斤白银。在非洲，殖民主义者除了掠夺大量的金银和各种财富外，还进行了血腥的奴隶贸易，仅英国利物浦一地，从1783—1793年，就转口贩卖黑人三十万三千多人，售得一千五百万英镑以上。奴隶贩子们平均约杀死十个黑人，才能捕捉到一个活的黑人。在押运过程中，又使大量黑人因虐待致死。整个奴隶贸易估计使非洲损失约一亿人口。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卖黑人到美洲当奴隶，在西印度群岛等地建立起巨大的甘蔗、咖啡、棉花等作物种植场，使财富源源流入欧洲，就这样，在血淋淋的殖民掠夺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货币财富在西欧迅速积累起来了。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肆意歪曲历史事实，胡说资产阶级的祖先是靠“勤劳”、“节俭”发家致富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则因“懒惰”、“挥霍”而陷入贫困。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残酷剥削、疯狂掠夺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罪恶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上书，第829页）资产阶级发家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同上书，第783页）

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腐朽的封建制度越来越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巧、流、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封建行会制度不但阻碍着手工业者的自由竞争和分化，而且限制着广大帮工、学徒的人身自由；封建割据状态造成的劳动力、各地关卡林立，税目繁多，严重阻碍着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打破封建制度的各种束缚，而没落的封建主却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竭力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压制新生的资本主义。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封建国家的法律不但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征收重税，而且限制其生产规模。范在亚洲、围、操作方法、生产数量，甚至商品的颜色、大小、形状都有规定。更有甚者，也、贩卖、巴黎竟不许资本家在城市内建工场。在英国，国王把许多商品（如肥皂、纸张、手段、指玻璃、毛织品等）生产和销售的专利权卖给他们的亲信和富商，实行垄断，不许先从几内其他资本家经营。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处于百五十万无权的地位。封建国王、僧侣、贵族享有各种特权，新兴资产阶级则受到各种歧视，各种财富封建国家的横征暴敛使他们蒙受重大损失，甚至连财产也得不到保障。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新兴资产阶级推翻腐朽的封建国家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

待致死。这时，由于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同封建主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从灾难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他们强烈要求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使财富

财富在西于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在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的基础上，欧洲一些国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斗争，在这些国家性地猎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

过程是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领导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但革命的主力军则是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正是由于受封建压迫和剥削最深，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的积极参加，英勇奋战，才最终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统治，才促使一些“发家致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某些比较彻底的反封建措施，赢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鬼话！资如反封建最彻底、取得胜利成果最多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人民群众发挥了剥削、资高度革命积极性、主动性的结果。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占巴士底监狱，开始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10月5—6日，巴黎人民冲入凡尔赛宫，把阴谋政变的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押送到巴黎监视起来，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国王路易十六里通外国，阴谋暴乱，1792年8月9日，两万起义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包围了王宫，10日起义者奋勇攻入王宫，逮捕并监禁了国王，摧毁了法国君主政体。9月2—5日，起义者又处死了一千多个反革命分子，并组织义勇军的桎梏。军，开赴前线抗击外国封建王朝组成的干涉军，把入侵之敌全部赶出法国领土。

人民群众的斗争废除了封建君主制，赢得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的成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如果平民在7月14日、10月5—6日直到8月10日、9月2日等等不进行干预，旧制度每一次都会战胜资产阶级，同宫廷结成的同盟就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可见，只是这些平民把革命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45—146页）城市平民，特别是革命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当时的工人还没有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了封建统治，窃取了革命成果，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被推翻的封建主阶级不甘心失败，不断进行复辟活动，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经历了多少次复辟和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才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640年，经过1642—1646年和1648年两次大规模内战，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才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了共和国。但在革命爆发二十年后的1660年，又出现了封建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王朝复辟后，疯狂反攻倒算，夺回被没收的教会和王党的土地，残酷迫害过去的革命者，甚至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等人的尸体也被挖出来，处以绞刑。直到1688年，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才以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法国更是如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开始，经过1789、1792、1793年的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1794年大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建立了大资产阶级专政。但很快就出现了两次封建王朝复辟（1814—1815年、1815—1830年波旁王朝的复辟）。经过反复的斗争，直到1830年7月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才推翻了复辟王朝，资产阶级专政才开始稳定下来。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大规模地摧毁封建所有制，巩固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同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日益发展，为机器的大量发明和广泛使用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也对资本主义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都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或称产业革命），即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到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机器大工业基本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场”。继英国之后，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在

九世
革。
义生
下来
却日
一资
经济
支独
压迫
的残
盾。
建立。

外，更
酷的压
“
本主义
品。在
这好象
对工人
他商品
间决定
它又希
造出比
为两奇
动所包

1804年) 九世纪中进行了工业革命。

到8月11日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飞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战胜封建经济和小生产而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空前提高，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起来。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也使无产阶级迅速壮大起来，终于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和激烈起来。

卡另一种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上的。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包含着它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一、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

1688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则一无所有。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雇佣劳动制度之上的。

0年波旁 才推翻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商品，而且工人的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人劳动一天，资本家付给一天的工资，从表面上看，这好象是一种“公平交易”。实际上，在这种“公平交易”的背后掩盖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劳动力既然成为商品，就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由维持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最起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但它又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即劳动力的使用能够创造出比它本身的价值大得多的价值。工人在资本家工厂里的劳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维持工人及其家属最低生活所需要的必要劳动，这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劳动力的价值，抵偿了资本家所付的工资；另一部分是为资本

家干活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劳动，即剩余劳动，这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则被资本家拿走了。由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叫做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剩余价值发财致富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这里。

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竭力回避和否认剩余价值，胡说什么资本家并没有剥削工人，资本家的利润是“经营业务的报酬”，是管理企业、监督工人的“劳动工资”，妄图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欺骗劳动人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谎言。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同上书，第679页）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他们为了达到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大利润的目的，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一种是延长劳动时间。劳动时间越长，剩余劳动时间就越多，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往往强迫工人一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另一种是提高劳动强度，采取改进技术、加快机器运转、提高劳动定额、增多工人看管机器台数等办法，强迫工人在同一时间内更加紧张地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劳动时间虽然没有变，但生产率提高了，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剩余劳动时间也相对地延长了，资本家就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此外，资本家还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利用失业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以及通过各种数不清的“厂规”、“罚例”等掠夺工人。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335页）

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社会形成极端对立的两极：资本家吸吮工人的血汗，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腐朽糜烂生活；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受着敲骨吸髓的剥削而日益贫困，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吃人”的剥削制度。

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推翻封建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采取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等形式；而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它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它的整套国家机器都是保护资产阶级的。

则被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做剩余的斗争，资产阶级国家总是利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手段进行血腥的镇压。1842年，英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资本家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资产阶级政府就立即出动军队，把一千五百多名罢工斗争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逮捕入狱。对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镇压更为残酷。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资产阶级拼凑反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仅在“五月流血周”中就屠杀了三万多革命群众。暴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阶级实质。对外，资产阶级国家则是资产阶级进行扩张和侵略的工具。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国家政权到处侵略，进行殖民掠夺，并且为此而进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把普选制、议会制、两党制等作为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并以此作为遮羞布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他们总是吹嘘议会里，资产阶级国家是“自由国家”，“国家王权属于全体人民”等等，用“自由”、“民主”一类的词句来欺骗劳动人民。

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制完全是欺骗劳动人民的。不但劳动人民在种种选举资格的限制之下，大批地被剥夺了选举权；而且选民在种种威胁之下，也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资产阶级在选举过程中营私舞弊、丑态百出，甚至大打出手。可见所谓普选制是多么虚伪和腐朽。

资产阶级竭力标榜议会民主。实际上，资产阶级议会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庸、一屏风和装饰品。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列宁选集》第3卷，第209页）

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还实行所谓两党制或多党制，由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或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成政府。每次竞选时，各党竞相欺骗选民，甚至相互攻击，很是热闹。其实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是资本家的工具，不论哪一个政党上台，丝毫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他们彼此竞选，交替执政，不过是为欺骗人民，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毛主席指出：“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资产阶级国家宣扬的公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权利，也是十分虚伪的。例如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虽然规定人民有集会自由，但是又规定，只有

在不违反有关暴动、非法集会、扰乱、公路交通、财产等等法律的条件，才可能集会。人民群众在公路上的集会被禁止，而在屋内和没有交通往来的露天场所集会，则必须取得场地所有主和主管当局的同意，并要交纳高额租借费。这样，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就很难集会。另外，统治阶级还利用“扰乱”、“非法集会”等为借口，甚至利用其他“紧急法令”强迫解散和禁止人民群众的集会。可见，所谓集会自由，对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一句空话。至于其他的所谓自由，更是如此。事实上，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公民自由只是意味着资本家可以自由地运用他的资本进行工商业竞争，榨取工人的血汗；而留给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就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失业的自由，饥饿、死亡的自由。

总之，资产阶级国家完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要求解放，争得民主、自由，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反动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

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大量减产、停工和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人大量失业，城市小生产者纷纷破产，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极端混乱和瘫痪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也就是社会的产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是太多了，过剩了。在危机期间，一方面，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资本家为了获得高利润宁肯让积压的商品大批地烂掉甚至人为地把它们销毁，也不愿降价出售；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买不起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这是一种十分荒唐的现象，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瘟疫”。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指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和统一安排。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却使每个企业各自为政，为追求利润而疯狂地互

竞争。乍一看，却到一定而矛盾的矛盾，根本目的资本积累家不断都是最终都是化。于是相对缩小（购买力）由此在，危机次经济危机经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但是，经济地又要发经济级和广大转嫁给劳人民的利重，而广就使资产的经济危日益生产力发它们的资丧钟就要

竞争。资本主义生产虽然从每个企业来看，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却是无政府状态的。这就必然造成生产的混乱，比例的失调。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造成生产和消费的严重脱节，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则是引起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对利润的无限贪欲驱使每个资本家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而且，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也迫使资本家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资本家用来扩大生产的一切办法，最终都是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迫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于是，一方面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缩小。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就必然要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地爆发。在历史上，自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每隔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美国的钢产量倒退三十多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水平大约倒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经济危机通过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强制地恢复生产与消费的暂时平衡，经过萧条、复苏，走向高涨。但是，经过一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固有矛盾又会逐渐激化，不可避免地又要发生新的经济危机。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日益加深。

经济危机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经济危机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劳动人民。他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每一项措施，又无一不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使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而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则纷纷破产，大批地被抛进无产者的队伍。这样，就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因而伴随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往往爆发剧烈的政治危机。

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锻炼成长，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

一、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大企业不断打败和吞并小企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发展，竞争日益加剧，生产就非常迅速地集中于少数越来越大的企业手中。而经济危机以及技术的巨大进步，又大大加速了生产集中的过程。

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引起了垄断。当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生产已不是由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而是集中在几十个甚至更少的大企业手中的时候，由于少数大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而且要创办同这些巨大企业竞争的新企业也很困难，特别是少数大企业之间势均力敌，激烈竞争破坏性很大，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需要谋求暂时的妥协，于是这些少数大企业就会联合起来，结成联盟，共同瓜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规定垄断价格，直至瓜分原料来源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垄断。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十九世纪末的经济高涨和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这时，资本主义就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等等，仍然存在并继续起作用。不过，由于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具有新的特征。

(1) 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了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今天在美国，五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的石油生产和销售。三家大汽车工业公司就控制了全国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因为垄断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而且，为了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垄断组织内部、各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与非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成为金融资本，并且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

了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以摩根、洛克菲勒为首的八大财团，日本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掌握了本国的经济命脉。同时这些金融寡头还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国家政权，使之为他们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随着金融寡头统治的加强和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还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金融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家直接控制国家机器，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加紧压榨劳动人民，以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加强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3)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垄断的统治，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垄断组织就在国外特别是不发达的国家直接投资，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等，或者把这些“过剩资本”借给这些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

(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各国垄断同盟在国际上的争夺日益加剧。当某种商品的国际市场被少数几个大垄断集团控制的时候，他们为了避免在竞争中造成损失，就谋求暂时的妥协，形成国际垄断同盟，按各自的实力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如二十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就缔结了分赃协定，瓜分了电力工业的国际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垄断组织——跨国公司。当然，这种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并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争夺，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必然引起他们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5) 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已把世界的领土分割完毕。国际垄断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结成政治同盟，从领土上瓜分世界，把许多弱小国家和亚、非、拉广大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二十世纪初，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也是按实力进行的。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实力对比不断变化，也必然会不断爆发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以至战争。

在以上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中，最根本的是垄断，其他四个特征都是从垄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二、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垄断资本统治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腐朽，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临近灭亡，必将被社会主义制

度所代替。正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83页）因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通过规定垄断价格就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因而技术进步和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不但如此，金融寡头为了避免新技术的使用而造成原有固定资本的贬值，还人为地阻碍技术的进步，如收买发明专利权，搁置起来迟迟不用。此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使它们不需要改进技术也能获得特别高的利润。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和扩张，获取高额利润，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军事生产，使国民经济军事化，而民用生产和技术受到严重阻碍。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还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空气、河流污染等日益严重的公害等等。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了停滞和腐朽的趋势。

在帝国主义阶段，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富裕的国家，并投在国内有价证券上，于是，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大大增长起来。特别是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和对殖民地、附属国剥削的加重，少数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依靠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剥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为生的食利国。由于食利者阶层增大，为他们奢侈生活服务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所以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甚至大大超过从事生产人员的人数。

垄断的统治，使生产空前社会化，同时又使生产资料更加集中到少数金融寡头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比过去更加频繁和严重。在十九世纪，经济危机大约是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到了二十世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危机周期就缩短为七、八年左右；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危机更加频繁了，如战后美国已经爆发了五次危机，当前又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危机周期已缩短到三年到四年左右了。而且生产过剩危机和通货膨胀、财政危机、货币金融危机等多种病交织并发，危机更加深刻和严重了。

所有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了，就要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了。而生产社会化的空前高度发展，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当然，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不能是什么“和平长入”，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垄断使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走上全面反动。列宁指出：“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页）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

死的资 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不得不撕去虚伪民主的面纱，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统治，对
革命的 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掠夺、侵略和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这就使帝
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斗
争，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制度。

金融寡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术的进 等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通过垄断价格，从流通中进一步剥削工人和其
他劳动人民，同时还利用国家政权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压榨，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的
处境日趋恶化。为了维持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日益法西斯
化。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警察、特务横行，监狱林立，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压迫
和血腥镇压。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反动统治，必然引起无产阶级日益激烈
的反抗，迫使他们走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而且，到了帝国主义阶
级没落的阶段，无产阶级已经空前发展壮大，并且在同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中锻炼成长起
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团结广大劳动人
民，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空前激烈
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必将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埋葬。

资本输出 在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深，帝国主义国家
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
列宁在《列宁选集》第2卷，第810页）帝国主义强盗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霸权，互相争
斗，愈演愈烈，最后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引起
的。当前，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
大军；它们口头上讲缓和，实际上是在“缓和”的烟幕下准备发动战争。美苏已经成
了严重的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尤其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为危险。它们的激烈争夺，
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现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必须有所
准备。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如果帝国主义和社
会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使帝国主义制度更加迅速地崩溃。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日益唤起殖
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激起他们的激烈反抗，促使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

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
日趋瓦解，给帝国主义制度以沉重的打击。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

互相联系又

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苏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如火如荼，节节胜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帝、苏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陷入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整个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寿命也是不会长久的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虽然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干的却是帝国主义的勾当。

苏修叛徒集团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的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上台之后，大搞什么“经济改革”，竭力推行“新经济体制”，使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使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它的垄断程度更高、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了。

苏联叛徒集团上台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苏联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垄断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持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用窃取的权力，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采取各种手段，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他们在政治上大搞法西斯统治，特务密探横行无忌，监狱、集中营、“疯人院”遍布全国，奴役和压迫各族人民，甚至出动坦克、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但对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对外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略。它打着“援助”、“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大搞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对亚、非、拉不发达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力图把这个地区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一体化”等旗号，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为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它强迫这些国家成为它的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以进行骇人听闻的超经济剥削。它还采取凶恶、最蛮横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甚至公然

动几十
苏
气势汹
舰开进
苏修大
下积极
但
入帝国
苏
混乱，
应紧张，
苏
烈反抗，
“苏联是
家的领导
民、广大
苏修
人民已经
发展。苏
苏修
死挣扎的
义制度的
算
资本
产阶级和
争，资本
义社会和
在人

家和其他动几十万军队，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自己的铁蹄践踏之下，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当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大国一样，都想争夺霸权。它野心勃勃，气势汹汹，与美帝争霸。它把手脚伸进东南亚、中东、非洲以至拉丁美洲，把军舰开进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企图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的大帝国。为了争霸世界，它加紧扩军备战、大搞军国主义，在“缓和”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但是，苏修既然走上帝国主义的老路，它就必然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陷入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之中。

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使苏修经济一片混乱，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今日的苏修已陷入不可解脱的经济危机之中。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必然激起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激烈反抗，最终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修到处进行掠夺和扩张，必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抗。现在，全世界广大人民已经越来越认清了苏修的丑恶面目，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着国家的发展。苏修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必将被世界人民的革命洪流所埋葬。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它既逃脱不了自身必然灭亡的命运，也挽救不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

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随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人类社会必然要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总是通过革命和

战争才实现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都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的武装斗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不通过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十分腐朽,快要死亡了,但是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竭力维持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妄图使之免于死亡。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唯一的道路是通过武装斗争,进行暴力革命。当然,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式会有所不同。十月革命是首先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中国革命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但是,用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毛主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围,一概都是对的。”(《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八七一年法国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举行了武装起义,用革命暴力打碎了俄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又经过三年半的革命战争,打败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镇压了资产阶级叛乱,才使无产阶级政权基本巩固下来。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今天,虽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十月革命的光辉仍然照耀着世界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了长
立了
思列
胜利。
产阶
些无
命事
本主
本
本主义
但是,
内部产
有制建
阶级专
无
主义私
为社会
十
等收归
买政策
的道路
在
义的企
把全国
济命脉
革命性
润的一

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赎买的办法逐步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另外，通过合作化，由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逐步把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这样，就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

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始终充满着激烈、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还必须经历更加艰苦、更加复杂、更加伟大的斗争。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矛盾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它和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很大的区别；但和这二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些都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止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社会主义的国家决不是什么“全民国家”，也决不对阶级敌人施“仁政”，而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社会主义制

度，防止
民内部实
主权利和
权（依照
育的权利；
得物质帮
关提出书
男子平等
行，示威
等等。这
生产
劳动群众
劳动人民
的主要经
制，是由
制形式在
经济中占
有制将会
有制的一
全民所有
使人们在
位，成为
义公有制
体所有。
它反对“
定，是历
的不再是
更，消灭
消灭了竞
机。这就
制度比资
另外

级的思想文化蓬勃发展，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正在不断扫除，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大大发扬。这和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文化艺术、道德风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还没有消灭，他们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在经济领域中，在所有制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私有制的残余。在公有制中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还不是全国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而是分属于各个集体经济单位的劳动者所有，公有化的程度还有待于提高。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着领导与群众、管理人员与生产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还存在，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在分配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按劳分配虽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平等就在于以“劳动”这个同一的尺度来计量生产者领取消费品的数量。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按劳分配必然带来富裕程度的不同，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另外，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价值规律还起一定的作用，反映商品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存在，等等。

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分清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和旧社会的痕迹。对新生事物，要热情支持，大力扶植，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对资本主义的残余，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对旧社会的痕迹，要加以限制，创造条件使之逐步归于消灭。只有使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不断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

余，共产取而代之，才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
风尚形成复辟，就会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各方面，
《马克思恩
阶级虽然
在。
主义私有
两种所有
分属于
全民所有
是实际
管理人
目、脑力
不平等。
分配这一
按劳分
”这个同
司，按劳
义社会还
换的资产
国属于社
分配，资
阶级法权
分清什么
义的残余
壮大；对
创造条件
主义，最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充
满着复杂的矛盾。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
析，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是
这种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
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的事实，就是证明。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
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例如，在所有制方面，
还存在着私有制的残余，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在这两种所有制之
间，在各经济部门之间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生产力
的发展。至于有些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
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手里，实质上已经蜕变
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对社会主义生产力更是起着破坏作用。在人们的相互
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程度不同地严重存在。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资
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等等。对于这些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
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这些上层建筑对于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
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还存在，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在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还占着优势；国家机构中还
存在着某些不正之风，如官僚主义作风等；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还存在着一些
缺陷，如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重叠的行政机构等。这些又是和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中某些环节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窃取领导职务，
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那么这些环节就会变质为资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发生尖锐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是始终存在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解决，而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不断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中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以及上层建筑中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把社会推向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则竭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疯狂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切革命变革，妄图保存和扩大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旧势力，阴谋把社会拉向后退，复辟资本主义。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必然产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战胜资产阶级的破坏和捣乱，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还没有消灭。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有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另外同国际资产阶级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他们的反革命能量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估量。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的。”无产阶级由于从小生产没有提高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分由于在，在工无产阶级分那些窃取国际在的外部人；而义、社会社会。路线斗争。义路线则的走资本：社会：列宁指出：他们的所有和脑力劳动第11页)消甚至几百斗史阶段，阶争才会消失社会主表现为敌我在一起，常进攻的手段两面派的

党和人民。例如，林彪反党集团就是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两面派。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不断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研究阶级敌人的策略，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又是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无产阶级则一回又一回地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就表现为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每过若干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当然，阶级斗争时起时伏，并不是时有时无。每次大的斗争，都是平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有时会遇到很大的曲折，甚至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历史倒退。但是，无产阶级必将最终战胜资产阶级，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仅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些斗争集中表现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向前发展到共产主义或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资本主义复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叛乱。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而失败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互相勾结，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广大工农群众粉碎了地主资产阶级通过武装叛乱实行复辟的阴谋，巩固了年青的苏维埃政权。另一种是“和平演变”。阶级敌人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共产党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于是，他们就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以便通过“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在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了党政大权，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历史教训。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玩弄阴

诡计，
叛徒集
从根本
毛主席
次地影
对于前
一种资
而它的
攻，而
在
史发展
说，经
国，资
政变，
人民利
的。共
社
者却竭
终存在
本主义
资产阶级
我们一定
反对资产

无产
主义，进
什么
中有阶级
级的历史
阶级作过
生产发展

面说并不断指出，他们为上级发动（社会的斗争。当胜利的继续至有可能表现在政专政，社会主义有真正本主义。维埃共国际帝国命叛乱，布尔什维的阴谋，最容易从专政，比等手，在斯大采取突然正主义无产阶级地玩弄

诡计，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刘少奇叛徒集团都是如此，林彪反党集团更是如此。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更加坚强。对于前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人们容易看到，比较注意，比较警惕。对于后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更大。我们一定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粉碎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要百倍警惕，防止“和平演变”。

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复辟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它丝毫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革命，它终究还要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在我国，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也总是要失败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总而言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共产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修正主义者却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险恶用心就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为了战胜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什么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呢？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

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马克思还更具体地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马克思这些话完整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最精辟的概括。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政治领域,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要坚决镇压国内新老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反抗,另一方面要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侵略,要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阴谋。在经济领域,要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彻底改造小生产。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要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要掌握各个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决不能让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自由泛滥,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即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也都必须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如果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在以后的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半途而废。

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战胜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总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一切修正主义者也恰恰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苏修叛徒集团公然叫嚣“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他们鼓吹“全民国家”的谬论,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林彪一类也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绞肉机”等等。其罪恶目的则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

政,这
我们一
研究,
进行到

社
级、阶
资本主
要解决

早

产阶级自
义不断

一次行

时代,是

战斗,是

毛主席的

的历史经

了一条在

相当长的

阶级斗争,

危险性。要
要正确理
部矛盾。
出现复辟
有比较清
了社会主
矛盾的方
和人民内
无产阶级
毛主席
的一次伟

第4
别，
应的
渡阶
无产阶
内容。

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改。在
阶级敌
内外阶
生产关
，要在
造成资
级实行
：判修正
：想战胜
与产主义
个阶段
（比如所
复辟，就
政，是战
道路。无
头指向无
叛了马克
的了。作
的国家”
的法西第
之是“专
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早在一百二十五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个总政策。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航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的政治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加强了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他们拚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竭力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妄图扼杀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我们一定要回击右倾翻案风，粉碎阶级敌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力扶植新生事物，乘胜前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完成的。象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要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坚持不断把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把他们所窃取的那部分领导权夺回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变色。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不断开展经济领域里的革命。要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它，以至最后消灭它，逐步缩小和最终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里的
入坑
内的
人心，
展革命
没落的
主义占
历史、
战线上
坚持
等各条
国际主
界革命
毛主席
国无产
地球上
要
论，深
个阶级
抓紧阶
义历史
历史发
主义战
指出：“
存在着
论和基
就前进；
变党的
本主义。
们一定
要把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十分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之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还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总是企图利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我们必须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孔孟之道等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要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等等。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为了搞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还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但要在国内，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不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夺取胜利；而且要在国际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支援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毛主席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认识这两个阶级和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的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生命线。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就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历史证明，坚持基本路线，我们就胜利，就前进；背离了基本路线就会受挫折，就会失败。林彪一类总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还是反对这条基本路线，我们一定要永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

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要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亿万革命群众的事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奋斗，去夺取胜利。

第四节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全世界最后都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新民主主义论》）

当然，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依然存在。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推动着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发展。

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同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苏修叛徒集团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是什么“土豆烧牛肉”。这哪里是共产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是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就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卖的是资本主义的私货。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

胡说什
家生活
的忠实
“共产
奴隶主
建买办
要同这
克思主

实
阶级具
的只是
产主义
义。普
去争取
实
的斗争
般地服
在劳动
的全面
在那个
写上
述了实
为
削阶级
互关系
力劳动
为
迹”，大
德品质
为生活

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就是“擦胭脂、抹口红、讲生活”，“面包蘸白糖”，“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等等，他们和苏修叛徒集团贩卖的都是一路货色。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还别有用心地把孔孟之流的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成是“共产主义之原始的思想”，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林彪把这种维护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谬论，拿来冒充共产主义，其目的是掩盖他们企图恢复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罪恶阴谋。我们一定要同这些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彻底批判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也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和彻底革命的精神。它一无所有，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束缚自己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它一定能把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规定，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伟大事业，必然经过长期的、艰苦而复杂的斗争。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马克思在这里论述了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为我们提出了奋斗的远大目标。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这就不但要打倒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实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消灭人们相互关系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要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要消灭一切私有观念。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要彻底铲除旧社会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留给人们的“痕迹”，大力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使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要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能够充分满足每个劳动者的生活需要。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不但要在一个国家内具备以上条件，而且要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只有到那时，帝、修、反彻底灭亡了，阶级彻底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才会自行消亡，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人剥削人的制度，要实现共产主义，还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我们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的。我们一定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当前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

(上接第40页)

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孔，充分发挥孔丘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彻底揭露还在走的走资派，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 《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② 《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许而已矣。”

③ 《论语·子路》：“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④ 《论语·雍也》：“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北京大學 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BEI JING DAXUE XUEBAO

編 輯 者	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 清華大學
出 版 者	北京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新华印刷廠
總 發 行 處	北 京 市 郵 局
訂 購 處	全 國 各 地 郵 局
零 售、代 銷 處	全 國 各 地 郵 局 和 新 華 書 局

代号：2—88

定价：0.33元